潘金蓮和武大郎

任繼堂 口述

就在北直廣平府清河縣，有個大財主，這個財主姓潘叫潘大戶，家裡家財偌大，推奴使婢，佣人著實不少，就因為家財大，因此人都叫他潘大戶。就在十幾年之前啊，他就在外頭買了個丫頭回來，五歲就買回來了，買回來旁的不忙，先帶她把這一雙腳給她先裹起來，因為在過去中國封建社會婦女作興裹腳，這個腳裹得特別的小，有多小呢？上尺量不到三寸，在過去封建社會啊，三寸的腳就叫個金蓮，所以這麼樣子代她取名就叫金蓮，因為在過去封建社會仆隨主姓，因此就姓潘叫潘金蓮。

潘金蓮到了二十外歲，長得就格外漂亮，直接是如花似玉啊。她經常沒得事，就到書房裡頭替潘太公摻摻茶，打打手巾把子，哪曉得時間一長，久而久之的，潘老頭子有了歹念了，一開始跟她嘻嘻哈哈，接著就敲敲打打，摸摸抹抹，哪曉得有人把這件事情背地下就告訴安人，安人是哪一個？安人就是潘太公的妻子。你曉安人聽見這個話心頭惡啊，氣啊，唉喂，氣得跟癩猴等差不多，隨即叫人就把潘金蓮喊到自己面前來了，就跟潘金蓮說了：

“丫頭！”

“太太！”

“我聽說這個老騷骨的跟你不周正，啊，跟你不大好啊，哎，我告訴你啊，你不能依從他啊，你要假如依從他的話，我就把你打落下去的呀！”

“啊，噢！”

說過這個話就罷了，哪曉得到了隨後還是如此，依然如舊。又有人把這回事情又告訴安人，你曉得安人聽見這個話心頭就更惡，心頭就更氣，心頭有話，‘你這個小賤婢，你居然不聽我的話，怎麼辦呢？’安人再一想，‘有了，我最好不過代她嫁人，我把她推下火坑，我代她嫁的這個人，要三分不像個人，要四分像個鬼，並起來七分頭，這個樣子叫她永世不得翻身。’所以這麼個樣子，安人就叫人到外頭把媒婆奶奶叫回來，媒婆奶奶來了之後啊，安人就把代金蓮嫁人的這回事情就告訴媒婆奶奶。你是個安人你應該告訴她，好說我代金蓮要嫁個什麼樣子的人呢？她也沒有說，媒婆奶奶也沒有問，媒婆奶奶為何不問呢？媒婆奶奶心頭有話，‘我估猜嫁的這個人大概都是生意人，為什麼？生意人沒大小。’所以這麼樣子。就在這一天子媒婆奶奶就在外頭找了七八個，全是年輕小伙子，長得都是蠻漂亮的，一起就帶到潘府請安人看人，安人朝廳上一坐，就在面前有個帘子掛住，兩旁站的全是些媽子，丫頭。媒婆奶奶就在這七八個當中挑選一個最漂亮的，望見這一位年輕人長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身上的衣裳穿得嘎溜格楞正。望見這個小伙子到了帘子面前朝下一站，站下來就望住上頭的安人，笑嘻嘻雙手一並。請教了一聲：

“安人，我小人見安人請安！” 請過安之後，見他丁子步，八字腳就站到這個地方，左手勒了個拳頭杈住腰杆，右手大拇指頭翹翹的，鼻尖上都飛了金了，胸脯子都挺了翻過來了。為什麼？這個小伙子哪曉得心頭高興呢！為什麼高興，他心頭有話，‘今儿個來的這些年輕人，我長得最漂亮，潘金蓮肯定是我的了。’這個不得話說，因此他就高興了，把個胸脯子就挺到這個地方，大拇指頭翹住。安人坐到上頭，隔住帘子再把這個年輕人一望，安人眉頭朝起一皺，為什麼？這個人不能用。為什麼不能用？長得太漂亮啊！如果把潘金蓮嫁了把他嗎，倒讓潘金蓮滿足了，倒讓她滿意了，這個就行了嗎？‘我就是要替她嫁個丑陋不堪的人，這個人不能用，不能用。’但是安人又不好意思來回他，那怎麼說呢？她就把這個臉調過來望旁邊的梳頭的媽子，跟梳頭媽子會了下意，梳頭媽子一望有數了，望見梳頭媽子走過來手一抬，把帘子朝開一挑，就望住底下的媒婆奶奶:

“媒婆奶奶！”

“哎！”

“我們家安人說的，說這一位大爺長得是不丑，就是胸脯子稍微挺了些，怕日後要遭凶呢。”

‘哪一個？’這個小伙子都氣死了，‘做事？胸脯挺了下子，把個老婆挺掉了。’接著又帶第二個，帶到第二個的時候，媒婆奶奶就暗暗地把底把這一位了：

“哎，哎，哎，你這次上去這個胸脯不能挺啦！伙家，腰要稍微哈住些呢！”

“噢，就是了，就是了。”

望見這一位走上來，朝下這一站，站下來雙手一
並，笑嘻嘻的就望住上頭的安人：

“安人，我小人見安人請安！”

請過安之後，望見他曲臂哈腰，就站到這個地方，你是這一位，你這個腰哈還稍微有數些，哪曉得他過哈很了，脊背就差要朝天，安人坐到上頭隔住帘子再把這一位一望，‘還是不能用，做事？長得還是蠻漂亮的，這個東西就行了嗎？怎麼說，要回他。’安人復行把臉調過來，就望住旁邊的梳頭媽子會了一下意，梳頭媽子一望有數了，望見梳頭媽子手這一抬，把帘子一挑，就望住底下的媒婆奶奶：

“媒婆奶奶！”

“哎！”

“我們家安人說的，說這一位大爺長得也不丑，就是腰稍微哈了些，怕日後不經老。”

‘啊，哪一個？’這一個小伙更惡，做事？腰一哈把個老婆哈掉了。就這個樣子帶上來哪曉得一個都不能用，到了第二天又帶了三四個還是不行，第三天又帶了四五個，還是不得成功。

媒婆奶奶覺得奇怪啊，‘我帶來的人都不丑，都長得蠻漂亮的，都長的蠻標致的，為什麼到了潘府，安人一個都看不上，都被打回頭，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媒婆奶奶再一想，‘噢，我曉得了，這個裡頭恐怕都有了玩意頭了，都有了原因了。我最好不過來了解了解，哎，對的。’媒婆奶奶特為在家裡頭就拿了二百文，用紅紙朝起一包，包好了之後就抓到手上，然後就直奔潘府，到了潘府進了大門，哎，巧呢，直望見就在對過來了一個人，什麼

人？是上房裡頭一個丫頭，出來沖茶水的，望見她手上拎了一個水吊子，就准備到茶水爐子上頭沖茶水，媒婆奶奶一望，‘我來問問她沙。’

“大姑娘！”

“哎，媒婆奶奶！”

“來呀！”

“噢！”

“這塊二百文給你買花帶的。”

“唉喂，媒婆奶奶，無功不受祿！”

“不錯哎，你收住，受祿必有功，我跟你打聽一件事噢！”

“哎，什麼事啊？”

“哎，我就不懂啊，你們家安人究竟想帶金蓮嫁個什麼樣子的一個人啊？”

“噢，媒婆奶奶，你要問到這個話呢，我就把你銀子收下了，我就告訴你了，哎，我告訴你了，我們家安人想帶金蓮嫁的這個人，要三分不像個人，要四分像個鬼，並起來七分頭！”

“哪，哪個？”

媒婆奶奶把她望望心頭有話，‘這個媒我不做啊，唉喂，算了吧，這個媒我不想做了，這個財我也就不想發了。’所以這麼樣子她氣沖沖出潘府。哪曉得媒婆奶奶將出了潘府，巧了，只望見就在對過巷子裡頭來了個人，這個人什麼樣子，咦喂，這個人難看呢，像個難看的呢，要算是丑陋不堪。究竟難看成什麼樣子？首先他的個子就矮，身高不到三尺，頭尖目暴，結喉露齒，一臉的黑桃麻子，一嘴的絡腮胡子，小小兩個招風耳，頭上戴了一把抓的帽子，身上是藍布長衫，布腰帶，悶青布的襪子，破布底鰱魚頭的鞋子，肩頭上擔了一副炊餅擔子，這一位是賣炊餅的，什麼叫炊餅呢，炊餅這個炊字寫下來是火旁打個欠子，這件東西是用干面，另外，重用糖跟油，把它在籠裡頭蒸出來的，所以這麼樣子叫個炊餅。這件東西歲數大的到了七八十歲的老人也能吃，三歲的小孩也能吃，因此叫個炊餅，他是賣炊餅的。

這個“賣炊餅”到了喊起來要好聽，聲音要響亮，小堂調，哪曉得這一位不是的，這一位喊起來的聲音肉而且臭的角嶄方，活像跟人淘氣：

“賣炊餅噢！賣炊餅噢！”

他究竟是哪一個，他姓武，單名是個植字，排行第一，人都不喊他武植，喊他什麼東西，都喊他武大郎，就因為他的個子矮，他的外號很多，什麼三寸丁，矮矬矬，谷樹皮，還有叫人塞子，怎麼叫人塞子的，因為他個子矮，他往往走人檔子裡頭啊，一拱就拱出去了，所以這麼樣子叫個人塞子，哪曉得武大郎現在挑住擔子，走住喊住：

“賣炊餅噢！買炊餅噢！”

媒婆奶奶一望，‘咦喂，咦喂，咦喂，咦喂，這個賣炊餅的二哥哥啊，倒有七分頭的樣子呢，我來找他談了玩玩沙。’再望望，‘咦喂，歲數不小，’為什麼？‘倒有了絡腮胡子了，說不定倒已經娶了老婆了，找他談談看沙。’

“賣炊餅的哎！”

“啊？是哪裡買我的炊餅？”

“這個地方來噢！”

“噢，來了！”

大老爹挑住炊餅擔子，到了媒婆奶奶面前：

“你買我多少炊餅？”

“我不買你的炊餅，我跟你談了玩玩，哎，我來問你啊，你可曾娶過老婆呢？”

“沒有。”

“沒有呢，沒有，我就跟你談了玩玩了，你曉得呀，潘府上房裡頭有個丫頭，叫個潘金蓮，現在安人呢，要帶她嫁人，叫我做媒，我就想把她嫁了把你，你看怎麼樣？”

“我沒有錢。”

“不要緊哎，我告訴你噢，一個錢不要，不但不要花錢，到了其後還能帶上多少的回頭貨家來，老婆便宜呢，相當便宜呢，如果這個老婆你再不娶的話，今生都不要想娶啦！”

“哦喲，好！”

大老爹心裡頭有話，‘啊一歪，便宜，好機了，為什麼，我之所以一直到現在沒有娶老婆，為什麼事？就因為沒得錢，因為太窮，因此沒有娶老婆。’

“既便宜嗎，我們就談談看。”

“好的，談談看，哎，我來問你，你家住在哪塊？”

“南關城腳跟。”

“家裡頭多少房子？”

“兩間草屋。”

“多少人口？”

“就是我一個。”

“啊咦喂，好機了，人口倒不多，這樣子噢，你現在就把我帶到你家裡望望看，望過之後，我就把你帶到潘府請安人看人。”

“噢，是了。”

大老爹挑住炊餅擔子在前帶路，媒婆奶奶跟隨在後，現在到了自家門口，大老爹把個擔子朝下一登，然後把鑰匙拿出來，門一開，把個擔子挑家來朝下一放，接著就領住媒婆奶奶進門，媒婆奶奶進門再一望，房子不丑，地方雖小，順得干干淨淨的。

“這樣子啊，你現在換一身新衣服，我就把你帶到潘府去，請安人看人，如果安人看合了適了，這事情就成了功了。”

“是了。”

大老爹隨即就在箱子裡頭翻了一身簇嶄新鮮的藍布長衫朝身上這一換，然後就跟住媒婆奶奶直奔潘府，到了潘府，媒婆奶奶就請安人看人，安人不想再看了，為什麼？安人心裡頭有話，‘你這個媒婆奶奶帶得來的人要能用呢，你帶得來的人都不能用，我何必再看呢？不過現在人既然帶得來了，又不能不看呢。’所以這麼樣子安人勉強朝聽上一坐，帘子掛住，旁邊站的全是梳頭媽子，或者丫頭，望見現在媒婆奶奶就領住大老爹，到了帘子面前，大老爹朝下這一站，站下來，畢恭畢敬，笑嘻嘻就望住上頭的安人雙手一並：

“安人，我小人見安人請安！”

請過安，隨手落肩就站到這地方，安人坐到上頭隔著帘子再把武大郎一望，安人忍不住要笑，做事？‘這個人從那塊找來的呀，我就不懂，啊咦喂，虧媒婆奶奶找呢，居然就被她找到了，這個人怎麼這麼丑呀，我從來沒看過，

哎，這個人能用了，如果把金蓮嫁了把這個人，真正就把潘金蓮推下火坑了。’安人又不好意思

說，只好就把個臉調過來就望住旁邊的梳頭媽子會了一下意，梳頭媽子一望有數了，望見梳頭媽子手一抬把帘子一挑：

“媒婆奶奶！”

“哎！”

“我們家安人說的，說這一位少年大爺，長得著實不丑，就他吧，用得了。”

“哪一個啊！”

才損德呢，大老爹一嘴的絡腮胡子，楞說他是少年大爺說的，所以這麼樣子，隨即有人就告訴潘金蓮，說現在安人已經替你嫁人了，接著就幫助潘金聯順順，料理料理，順了兩大包裹，就把包裹朝轎肚裡頭這一放，接著就攙扶金蓮上轎，上了轎之後，就把個轎帘子朝下一放，四個轎夫就抬住個轎子，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

大老爹在前帶路，四個轎夫就跟隨在後，大老爹在前頭領著路，心頭開心，心頭有話，‘啊咦喂，我一個錢沒有花，居然把老婆娶到手了。’所以這麼樣子，武大郎跟潘金蓮就結為夫妻了。